



東國通鑑

五十一
五十一之共三子一

96
4060
27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

高麗紀

辛禠一

小字牟尼奴 暍婢妾般若出也或云
般若所生兒死竊取他兒養之恭愍
王稱為己子王薨李仁任立以為君
恭讓王即位誅之僭位十四年

辛禠元年○大春正月遣判宗簿寺事崔源
明供武八年如京師告喪請謚及承襲自玄陵彼弒金義
殺使國人恟懼未敢通使大明成均大司成

伊8
4060
3/27

卯乙



鄭夢周陳大義以謂邇來變故當早詳奏使
上國釋然無惑豈可先自疑貳構禍生靈典
校令朴尚衷成均司藝鄭道傳又謂宰相曰
宜速遣使告喪李仁任曰人皆畏憚誰可行
者尚衷等謂源曰王彼弒而不告喪帝必疑
之如有問罪之舉一國皆受其禍宰相莫以
為意卿能為社稷行乎源曰社稷苟安何惜
一死尚衷等以告仁任從之○納哈出遣使
來問禍嗣位時北元以玄陵無嗣乃封瀋王
暉孫脫脫不花為王故有是問○二月判典

辛偶

客寺事羅興儒上書請行成日本乃以興儒
為通信使遣之○三月倭寇慶陽縣楊廣道
都巡問使韓邦彥與戰敗績○大司憲宋天
逢等上疏曰宦者尹忠佐曾在先王之前發
忿拔刀手剪其髮賓天之後佯稱耳聾拱手
觀變其心叵測不忠不敬罪不容誅且擅權
受賂除授官職廣占土田誤國害民乞收職
牒籍沒家產以戒後來諫官又上疏曰近者
憲司上言乞除宦官祿俸又劾前上護軍李
義忠前典工摠郎徐陵俊盜用內帑殿下不

允中外缺望宦官尹忠佐檢邪凶險陰弄權柄與金師幸尹祥同惡相濟師幸祥已皆竄逐而忠佐獨受爵命又與佞宦黃中吉結為父子昵侍左右蒙蔽聖聰宜從憲司之言以正四人之罪命削忠佐中吉義忠陵俊官下義忠陵俊獄○夏四月李仁任率羣臣詣孝思觀盟于太祖曰本國無賴之徒挾瀋王之孫來寓北鄙窺觊王位凡我同盟盡力以拒翊戴新王有渝此盟天地宗社必降陰誅○流尹忠佐于遠地○誅安師琦初或謂李仁

辛陽

任曰自古國君見弒宰相先受其罪明帝若聞先王之故必興問罪之師公必不免莫若與元和親仁任頗然之遣贊成事安師琦陽言餞蔡斌等密諭金義殺斌等以滅口及義從者來仁任師琦待之厚朴尚衷上疏曰金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宰相待其從者甚厚是師琦嫉義殺使其跡已見今若不正其罪社稷之禍自此始矣會判事朴思敬還自北元白太后曰納哈出言爾國宰相遺金義奏王薨無嗣願奉瀋王為主故帝封瀋王為爾

主若前王有子朝廷不必遣潘王也太后名
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卿等獨
不知乎遂下尚裏疏于都堂禍下師琦獄師
琦走入人家拔刀自刎仍斬之梟首于市仁
任以為遣義如元者乃贊成事康舜龍知密
直趙希古同知密直成大庸等所為並流遠
地蓋舜龍等嘗仕元故也○以贊成事池齋
為西北面都元帥門下評理柳淵為東北面
都元帥徵諸道兵以備北元尋得邊報平安
乃止○李仁任與百官連名為書將呈北元

辛禡

中書省書曰伯顏帖木兒王遺命元子禍襲
位遣判密直金濟申達計音今來乃知脫脫
不花妄生異心欲要爭襲乞賜禁約左代言
林璞典校令朴尚襄典儀副令鄭道傳以先
王決策事南今不當事北不署名○附忠定
王于大廟○五月倭藤經光率衆來投處之
順天燕岐等處官給資糧○擢判安東府事
李寶林為大司憲寶林嘗宰京山府道聞婦
人哭曰哭聲不哀若有喜者執訊之果與奸
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訟隣人割我牛舌隣人

不服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醬于水令曰以
次飲牛牛欲飲即止之里人如令至所訟人
則牛駛走訊之果服牛食我禾故斷其舌又
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將訴之馬主曰
我有麥田稔與汝勿斷麥主許之及夏麥并
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麥主訴寶
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
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寶林曰麥
亦然牧而後苗其及稔乎汝逸馬食麥罪一
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

禍年

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歸告者為政嚴
明類此至是以治最擢拜是職○北元遣使
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明故赦爾國弒
王之罪時李仁任池齋欲迎元使三司左尹
金九容典理掾郎李崇仁典儀副令鄭道傳
藝文應教權近上書都堂曰善迎元使一國
臣民皆陷於亂賊之罪矣他日何面目見玄
陵於地下乎慶復與李仁任却其書不受遂
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與第曰我當斬使
首而來不爾則縛送于明辭頗不遜又白太

后以為不可迎復興仁任怒乃流道傳于會
津○成均大司成鄭夢周等上書曰吾東國
僻在海外自我太祖起於唐季禮事中國其
事之也視天下之義主而已頃者元氏自取
播遷大明龍興我上果王灼知天命奉表稱
臣皇帝嘉之封以王爵錫真相望今上即位
之初賊臣金義因禮送天使中路擅殺叛入
北元與元氏遺孽謀納瀋王罪惡甚矣國家
不惟不問金義之罪反使宰相金湑奉貢北
方吳季南封疆之臣也擅殺定遠衛三人張

辛禍

子溫等金義一行之人也不遠定遠衛公然
還國又置而不問今北使之來議遣大臣禮
接境上乃曰不欲激怒北方以緩師也夫元
氏失國遠來求食真得一飽以延須臾之命
名為納君實自利也絕之則示我之強事之
則反驕其志其欲緩師實速之也竊聞其詔
加我以大逆之罪因以赦之我本無罪又何
赦焉國家若禮待其使而送之則是舉國臣
民無其實而自蒙大逆之名不可使聞於四
方為臣子者其可忍乎又况朝廷初聞金義

之事固已疑我矣又聞與元氏相通而不聞
金義之罪則必謂我殺使與敵無疑也若與
問罪之師水陸並進國家其將何辭以對之
乎欲緩小敵之師實動天下之兵也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廟堂之上若不能言者其故不
難知也蓋以前日羣小之變當時宰執恐被
朝廷責詰實有與金義通謀欲以絕上國安
師琦情見自刎是也師琦既死宜速定計以
快衆憤而至今未有聞也人情洶洶恐生他
變伏惟斷自宸衷執元使收元詔縛吳李南

年馮

張子溫并金義帶行之人送之京師則曖昧
之罪不辨自明乃約與定遼衛養兵待變聲
言向北則元氏遺種斂跡遠遁而國家之福
無窮矣判典校寺事朴尚衷亦上書曰臣備
貲侍從有年矣侍從而得言古之制也比來
事之可言者不為少而臣不敢言豈職非諫
諍而侵官為慮乎又豈近名為嫌而舍默者
乎今者大開言路宰相百執事無不得言者
蓋欲聞便民之策也臣愚以為便民之策多
矣而國之大勢有不安則雖欲便民不可得

矣當今之勢正所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火未及然謂之安者也有識之士孰不
痛心先王初薨未葬大明使臣猶在境而遽
興事北之議使人心眩惑者何人擅殺定遼
衛所遣人者何人倡訛言使定遼軍人之欲
迎使臣者遁去而不恤者何人先王所命護
送使臣者不惟金義而大臣受先王命至安
州自還者何人欲以西北軍擊定遼衛者何
人裂金義之書以滅口而所謂拉殺人生事
者及叛賊毋黨置而不問者何哉義叛逾月

辛禍

而不欲達之朝廷何哉崔源之奏使果皆出
於大臣之意乎今又聞北方使人與金義同
叛者偕來叛賊而自回其謂已有罪而本國
不問乎然則義之叛其必有使之然者此乃
危急存亡之一大機也事勢如此雖至愚者
且知其利害是非之所在今之言者略不及
此畏禍之甚者也以理而言則惠迪吉從逆
凶以勢而言則南強北弱人之所共知者也
夫棄信而從逆天下之不義也背強而向弱
今日之非計也為臣子而及先王事大之意

至使殺天子之使而奪其馬罪惡孰甚焉而
一二臣心懷不忠規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
惡嫁禍於國家必欲使宗社夷滅生民糜爛
而後已可不痛哉事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二
三大臣之忠直者早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
何如生民何且夫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人之
同情也臣豈病風者哉今乃自納於不測之
誅而敢言者忠憤之至不恤其蹈况害於近
名乎况於侵官乎儻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
之使宗社安生民永賴則臣之一身萬死無

辛偶

恨矣復上疏曰小之事大免於罪責斯可矣
今有不免之大罪四以臣之愚尚能知之豈
以大臣而不知乎然一有恐見詰之心而不
顧義理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為之故心有
所蔽雖有過人之知反不如愚者之見臣請
數其罪以陳免之之術可乎委曲從順服事
大明者先王之志也先王晏駕之日遂倡事此
之議為臣子而反君父使殿下得罪於上國
此其罪一也吳季南之鎮北也擅殺定遼人
造言以駭其軍乃掩護其罪黨惡招禍以危

國家其罪二也金義殺使奪進獻馬以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願誅者也今義之同叛者來不即究問使其罪延及國家雖至滅宗社殄生民而不恤其罪三也義叛逾月不肯聞于朝廷又於崔源之行敢違王命使不出境因循累月使大國愈疑其罪四也四罪而有其一足以為戮况有此四罪而不能罪之欲同受其禍何哉殿下誠能與大臣之忠直者議而辨之則其罪必有所歸矣既得其罪人則繫囚之使大臣奉表達之天子以待

其察則聰明之下安有不辨之理乎宗社生民之安危在此一舉一失此機噬臍何及○以贊成事黃裳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左副代言成石磷為體察使如江界慰還元使○大司憲李寶林阿仁任意劾林璞不署呈省書廢為庶人流于吉安縣○釋器匿於安峽民白彥麟家遣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趙仁璧捕殺之以彥麟自首杖之以前判事鄭良輔知而不告殺之乃知死於平壤者非釋器也○遣判典儀寺事全甫如京師獻馬○六

月貶獻納李詹為知春州事正言全伯英為知榮州事詹等上疏請誅李仁任池齋曰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幸而獲免此國人所切齒而痛心者也吳季南擅殺定遼衛之人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使告定遼衛罪當推鞠仁任置而不言罪一也近贊成事池齋出鎮西北面得金義書不以上達密付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乃聞托以不惑民聽罪二也胡書之來也池齋寫其書削其言之要者以獻殿下付其書仁任仁任不即上

辛酉

聞罪三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之意與胡通欲樹功藩王以免他日之禍又覆姦詐罪四也二人唇齒煽變將然之禍不可測請誅仁任與齋又正季南子溫罪以振紀綱疏上坐貶○秋七月鷹揚軍上護軍禹仁烈親從護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為諫官論宰相非細故也於是下詹伯英獄使崔瑩池齋鞠之辭連祿生尚衷逮獄瑩杖鞠祿生尚衷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祿生尚衷皆道死杖詹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朴尚真

流之又以鄭愛周金九容李崇仁林孝先廉
廷秀庶與邦朴形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
義趙文信等謀害已並流之尚衷慷慨有大
志博學善屬文兼通星命其行已莅官必以
其道不義而富且貴視之蔑如也

李仁任池齋抗天朝殺使臣迷君
誤國之罪在所當誅李蒼伯英之疏曾不
負諫職矣而仁烈韓理池李之鷹犬則其
阿意欲軋言事者固不足責禍之為君狂
悖顛倒不辨邪正則亦不足責瑩平生以

辛偶

正直自許而又為之助兇黨厚言官嚴加
酷刑羅織一時英雄豪傑之罪悉皆流竄
之祿生文武全材尚衷慷慨有大志俱不
保性命其濫刑罰枉害忠良之罪不於瑩
責誰歟以後日攻遼之計觀之則瑩之心
即池李之心其右池李而後諫官亦復何
責哉

諭全羅道元帥金先致誘殺藤經光先致大
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緩而洩經光率其衆
浮海而去僅捕三人殺之先致懼罪詐報斬

七十餘級事覺編配戍卒初倭寇州郡不殺
人物自是激怒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
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八月倭寇
樂安寶城○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
二十以上為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併
四五家為一戶

臣等按太祖始置六衛衛有三十八領領
各千人上下體統相為維持有唐府衛之
遺意肅宗志吞女真日事鍊兵置別武班
吏胥商賈僕隸髡緇亦皆隸焉雖得一時

之小効已不合於古制矣毅明以後軍政
一歸於權姦國無一旅一伍之卒將皆私
家之將兵皆私家之兵及至封疆多事蒼
黃調發括中外文武散職白丁雜色賤隸
家僮無間賢愚皆編行伍或以屋架多少
出丁有差軍政之不修一至於此雖欲禦
外侮保邦家得乎

慶尚道副元帥尹承順斬倭二十級○書雲
觀言近災變屢興宜移御避灾禍議遷都判
三司事崔瑩等議曰今無大故遽棄舊都則

人心洶洶不可輕動乃止○泥城萬戶報潘
王母子率叛人金義進奉使金滑等已到信
州於是中外恟懼乃以知門下事林堅味為
西京上元帥密直副使慶補燕都巡問使門
下評理楊伯淵為安州上元帥同知密直李
元桂為元帥贊成事池瀛為西北面都體察
使密直使羅世為西海道上元帥密直副使
朴普老為副元帥燕都體察使密直副使趙
仁璧為東北面元帥門下評理邊安烈為副
元帥徵諸道兵○九月下金義母妻子巡軍

辛酉

獄將殺之憲府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
殺乃沒為尚州官婢○泥城元帥崔公哲麾
下二百人作亂殺軍民渡江而去○倭船大
集德積紫燕二島時將卒悉赴北征乃發軍
坊里及諸陵戶又徵兵揚廣全羅慶尚諸道
以我
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東西江以
備之○徵諸寺住持僧戰馬各一匹又取諸
寺田租以充軍費○倭寇寧木二州崔瑩請
往擊之不許○倭寇瑞州結城○冬十月遼

濬草賊吳連等百餘人來寇安州上元帥楊
伯淵捕斬連等四十餘人時鴨綠江北屢有
賊變國家疑金義引胡兵而來至是乃知草
賊也諸軍以留轉餉不繼取糧於民民甚苦
之安州以北尤受其害○禍視事宦官金玄
侍側踞傲近臣啓事禍未及言先擅斷決玄
外飾勤恪巧為承迎故為禍及太后信任悉
管機務用事于中女謁公行○台還北征諸
元帥○以河允源為司憲府大司憲允源書
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於柱每赴臺必掛

辛禍一

後視事○十一月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
倭船二艘殲之○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
殺安撫使林完牧使朴允清馬畜使金桂生
等以叛州人文臣輔高實開等起兵誅之○
倭寇金海府殺掠民物焚官廨都巡問使曹
敏修與戰敗績又戰於大丘縣敗績士卒死
者甚衆倭賊數十艘又自金海沂黃山江將
寇密城敏修邀擊斬數十級禍遣中使賜衣
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左正言金子粹製回
教子粹辭曰敏修搃兵一道金海大丘之戰

怯懦敗沒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衣
酒廐馬賞已過矣又何回教且回教紀功德
今敏修無功可紀不敢奉命禍怒下子粹巡
衛府命池瀟河允源鞫之瀟等欲坐以違旨
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之失也是以
自古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
置諫官之意瀟大怒欲杖流議諸都堂諸宰
相畏之無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
雖小儒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
東擅移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

都堂是其言只請流之禍曰巡衛府已議其
罪今欲輕之何遂不久右使金續命入白太
后曰臣等武人不識理然文臣咸曰諫官雖
忤旨不罪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
重論太后乃請禍曰予老經事多矣未聞杖
辱諫官若爾人皆杜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
免杖流于全羅道突山戍瀟等意子粹必與
郎舍議又流諫議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
十二月禍欲以美官授外戚用小帖擬金瑄
重房韓忠典法韓略臺官下政房提調慶復

興等曰除授已訖不可更改禍曰有紙墨改之何難復興又曰古制外戚不除言官請除他官禍曰何不從命復強之復興力諍終不授略為人無才行有口辨初以憲府吏登明經科實緣外戚超授官爵又托宦寺及乳媪求為持平

甲辰

辛禡二年○大春正月全羅道都安撫使河

明洪武九年乙丑捕倭船一艘賜衣酒乙丑無才行又有簞簋之誚賂權貴得任閩寄士林鄙之○罷政堂文學李茂芳為光陽君茂芳嘗謂慶復

興曰何不藉韓方信盧積家耶復興曰以韓安盧瑄不服罪而死也茂芳曰二賊自知大惡至死不服然情狀著見論以弒逆則其父豈免連坐復興作色不應茂芳言愈切復興不獲已并籍方信積家茂芳竟以是罷○以添設職賞軍士自奉翊至七八品無筭時有車載斗量之譏○二月遣李之富如定遼衛通好仍訶事變又遣李原實聘于納哈出○李仁任等請諸流竄宦官皆許從便政堂文學洪仲宣謂金續命曰閣寺用事前朝以階

禍亂放竄宜矣近者諫官屢以直言貶斥無
二還者今乃反釋此輩何以為國耶○辛曉
妾般著夜潛入太后宮帝號曰我實生主上
何毋韓氏耶太后出之仁任下般著獄大司
憲安宗源等上疏曰延城君金玄專掌禁中
事般著直入宮闈不加防禁驚動太后以駭
觀聽乞下攸司鞫問科罪乃流玄于懷德縣
○安州副元帥王安德報潘王薨○兩府臺
諫及耆老會與國寺辨般著事密直權仲和
以講書筵不至三司右使金續命謂堂吏曰

三毋未定宜速辨以解國人之疑何用書筵
為既而嘆曰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未
辨其母者我未聞也○三月流三司右使金
續命于文義縣續命以太后近戚專摠宮中
之事清直敢言人皆畏憚嘗移病在第慶復
興李仁任池齋問疾續命曰古制兩府省五
樞七而已今一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如物
議何復興曰不得已爾續命曰今之宰樞竊
祿尸位而心不正無我若也仁任曰公心不
正誰為正乎續命曰子伴食都堂凡署事心

許寬
門類

非口是心不正孰如我乎復與等皆默然池
李深啗之陰謀傾軋未得間至是嫉司議許
時金濤等劾曰臣而不敬罪莫大焉近集議
興國寺續命發口不可道之言不敬孰甚請
鞫治疏再上太后力救宥而流之自是太后
如失左右手時人惜之○臺諫巡衛府雜治
般著獄般著指新創中門呼曰天若知吾冤
此門必頽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頽時僅得
免人頗異之竟投般著于臨津斬其族判事
姜居實

臣等按般著之生禍一國臣民之所共知
也迫於當時之事勢反沈殺之此天下古
今之大變般著一訴冤於天而天之應之
也捷於影響於戲呂政不韋之子也而殺
其父禍般著之子也而殺其母呂秦偽辜
皆二世而亡天道之不僭若是可不畏哉
罷司憲持平宋齊岱出知泰安郡事初池齋
使其妻交結禍乳媪出入宮禁招權納賂續
命譏之齋深惡斥之齊岱欲劾齋執議金承
得以告齋乃出之○遣判事金龍如定遼衛

通好○倭寇晉州曹敏修與戰于清水驛斬首十三級以獻○夏四月以李淑林為西北面完護使往歲征北軍久留騷擾民多饑乏故遣淑林賈布千五百匹以賑之○營教王大王影殿誦惠明○故僧懶翁于密城郡時懶翁於揚州檜巖寺設文殊會中外士女無貴賤爭賈布帛果餅施與猶恐不及寺門填咽故放之行至驪興神勒寺死懶翁惠勒誦也○門下贊成事商議柳淵李淵以公庶才幹稱為將帥頗得衆心○五月濟州萬戶金

辛酉

仲光斬逆賊哈赤姜伯顏等十三人配妻子光羅二州○賜鄭摠等三十三人及第時知貢舉政堂文學洪仲宣復以詩賦取士罷鄉試殿試議者非之○六月以柳滌為全羅道元帥○倭寇林州全羅道兵馬使柳實知益州事金密等力戰却之○秋七月倭寇全羅道元帥營又寇榮山焚戰艦又寇羅州縱火剽掠時元帥河乙沚聞柳滌來代已輒歸晉州農莊倭乘隙而至無敢拒者是以大敗杖流乙沚河東縣○判密直司事金潛自納哈

出營逃還先是僧小英托緣化遣其徒數人于北方潛寄書睿王曰國家臣弒其君主勿臣諂國柄專在權臣若引兵來大事可成潛見其書來告下小英獄鞫之果服乃沈于碧瀾渡○倭寇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草戰于鼎峴敗績遂陷公州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救斬之倭又寇石城起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墜馬被殺賊遂屠開泰寺○判三司事崔瑩聞朴仁桂敗死自請擊倭禍及諸將以老止之瑩曰曩爾倭賊

肆暴如此失今不制後難圖也今若將他人未必制勝且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身雖老志則不衰但欲安社稷衛京城耳請率麾下亟往擊之請至再三許之瑩不宿而行○倭寇朗山豐堤等縣全羅道元帥柳滌全州牧使抑實力戰却之獲所掠牛馬二百餘還其主○訛言倭將寇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又聞賊將先登松岳山發僧為軍分守要害○崔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戰元帥康永兵馬使朴壽年等至鴻山倭先據險

隘三面皆絕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
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
中射瑩中唇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
倒仍拔矢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遣人
獻捷賜瑩衣服鞍馬○八月以金縵為慶尚
道元帥兼都體察使○崔瑩凱還禍命宰樞
供帳于天水寺巡衛府具雜戲迎于臨津如
迎詔使禮○遣使諸道點兵時聞定遼衛乘
秋來侵故閱兵備之○九月令中外官及吏
民奴婢出穀有差以補軍食○論鴻山功以

崔瑩為鐵原府院君柳滌為密直副使商議
其餘軍士除授有差時慶復與李仁任池齋
提調政房池李擅權植黨舉國趨附銓注之
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勤怠以為升黜官或
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旬不下批以待貨賄
之來時謂之隱批其論賞鴻山戰功不從軍
而得官者甚衆復興廉潔自守雖欲薦賢牽
制不能為○倭寇古阜泰山興德等郡縣
焚官廨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禍
始習馳馬放鷹禍初稍志于學李仁任池齋

林堅味等不喜儒競以珎玩導之○倭陷全
州牧使柳實與戰敗績賊退屯歸信寺實復
擊却之○以趙思敏為全羅道副元帥睦忠
為助戰兵馬使又以邊安烈為揚廣全羅道
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時倭陷臨陂縣撤橋
自固柳實潛令士卒作橋安烈率兵得渡使
按廉李士穎設伏橋畔賊望見逆擊我軍敗
績○以羅世為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
○葬順靖王后韓氏于懿陵遂配享于惠明
殿以魯國公主祭于別室時韓略自言我韓

氏宗人也初韓氏卒我與韓氏族僧能祐火
其屍收骨厝于奉恩寺松林乃於寺之北岡
設燒骨一缸備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轎車至
十川橋祖奠將撤燒魂錢延及柩幄并葬儀
物惟柩賴救得免時人怪之或云天火

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朝及爾游衍言天之於人日監在茲無所
處而不在安敢一毫偽為於其間哉般若
實生幸禍以韓氏為母出於恭愍之亂命
禍殺般若臨死彌怨皇天震怒有獄門之

變禍不母其母母他人母尊之為母后配
享於恭愍又備儀衛葬於懿陵矯誣上天
之罪至是極矣天何不降監而譴告之乎
今日之火天實災之非人所為也天可侮
乎天可慢乎

憲府上疏曰全羅元帥柳滌不以閩寄為意
日玩聲色以致倭寇乘勝肆暴及陷全州詐
稱墜馬擁兵逗遛請置於刑兵馬使柳實所
管泰山郡亦被寇劫討捕失機反為所敗又
不能收復全州罪亦大矣然實於往者倭犯

全州悉力擊却其與滌罪似有輕重請削奉
翊以上官於是廢滌為民并實戍遠地○憲
府以兵革早荒連歲相仍軍食罄竭請於功
臣田租三分取一寺社田收其半兩殿所屬
官司田科斂外羨餘並充軍需從之○冬十
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
仍獻緣段畫屏長劍等物自辛巳東征之後
絕交且百年至是日本以興儒為謀者囚之
良柔本我國晉州僧少從倭僧而去聞興儒
至來謁遂請釋使之通好興儒之還其國僧

周佐寄書曰維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為是故朝廷遣將征討采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時與儒年僅六旬紹曰吾今百有五十矣倭人駢闐聚觀至有畫像作讚而贈之者○倭寇扶寧邊安烈羅世趙思敏等進擊大敗之○北元遣兵部尚書孛哥帖木兒來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移書曰去歲或傳先君無嗣朝廷以爾邦久未有君

必致危亂是以遼爾族世往承其祀詔使既行彼則有梗嘗此之時朝廷非之樹立之策失問罪之舉也特念天戈一臨不無玉石俱焚是以脫脫不花暫館遼西不令一卒一馬渡江以俟彼之覺悟又知伯顏帖木兒王有子牟尼奴在國人見推領務王子雖為衆所服從未有朝廷之命小之事大必得所恃乃可立國如先君往年以大駕北狩必暫餌朱寇以安境內然朝廷在近加以故主義重甥舅恩厚而可背哉王子誠能改圖以副上命

厲兵秣馬共成犄角庸贊我國家中興之業
納哈出遣右丞九住來歸我行人文天式○
倭寇鎮浦又寇江華府焚戰艦又寇韓州崔
公哲擊之斬百餘級賜酒鞍馬○遣密直副
使孫彥如北元百官呈省書曰本國世世相
承保有東土伯顏帖木兒王生子牟尼奴見
今襲位以俟明降具在往歲申達之文不期
金也列哥附托不干本國王派瀋王完澤禿
之孫脫脫不花結構兇黨上誑朝廷欲亂國
統乞將亂統生事之徒發還本國究理金也

列哥即金義也又遣開城尹黃淑卿報聘于
納哈出納哈出曰我本非與高麗戰伯顏帖
木兒王遣年少

李將軍擊我幾不免

李將軍無恙乎年少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
將任大事於汝國矣○憲府上疏曰往者瀋
王之變宰相協謀決機諸將仗義奮忠輒率
偏師晝夜倍道逆戰却逐使朝野寧謐而賞
典不舉無以勸後請第功行賞從之○十一
月柎敬孝大王于大廟大雨震電不克柎○

倭寇晉州溟瓊縣又焚掠咸安東萊梁州彥
陽機張固城永善等處○殺林樸先是禮安
人附池齋藏禍胎于縣陞為郡又與安東爭
地樸在吉安相其地曰不吉安東人告於朝
曰禮安不宜藏胎實以樸言齋由是惡樸齋
黨執義金承得與知申事金允升言於齋曰
樸不署呈省書必有迎立濬王之志是可罪
也承得遂率臺官上書請誅之允升從中下
其書遣體覆使孫慶生鎖致典法杖百流務
安中路蹋殺之大司憲安宗源畏其勢莫敢

發言時齋用事于內承得允升為羽翼樸之
死慶復興李仁任皆不與聞遂惡之○倭寇
晉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殺掠
殆盡又寇密城郡及東萊縣○拊敬孝大王
于大廟配以順靖王后○十二月納哈出遣
使來獻白金及羊○倭焚合浦營屠燒梁蔚
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瓊海固城班城東平
東萊機張等縣先是元帥金鎮大集一道倡
妓有姿色者日與麾下晝夜酣飲軍中謠曰
燒酒徒以鎮嗜燒酒也率但偏裨有犯必鞭

辱一軍憤怨及寇至軍士却立不戰曰元帥使燒酒徒擊賊我輩何為以故大敗○執義金承得獻納安定等交章請殺益妃所生子禍從之妃秘之乃出女也又請鞠妃禍不許曰是彰先君之失也又請誅崔萬生洪倫父母妻子同產其親叔姪堂兄弟削職遠流水不叙用又言大逆之賊非特萬生倫也其洪寬權璿韓安盧瑄等父母妻子同產親叔姪堂兄弟並宜一體施行皆從之於是守侍中李仁任贊成事睦仁吉評理邊安烈政堂

文學洪仲宣判密直王安德密直副使禹仁烈等以為賊臣父兄皆已遠流請免其死禍不從仁吉曰臣從先王在元朝十有一年未聞以夫罪而戮妻也禍許之萬生之妻已死論妻贖刑得免乃誅倫父師禹兄彞安父方信兄休弟烈璿父鏞兄定住瑄父穎兄楨弟鈞寬父師普弟憲流倫等親叔姪堂兄弟以萬生倫首惡并流嫉子姪子師禹彞博子也嘗鎮合浦吏畏民懷為人清廉勤謹知倫不肯欲殺之未果及倫嬖幸寵傾羣豎師禹啓

日倫人面獸心願無畜宮中及為全羅道都
巡問使寄書長子彞俾戒倫縱恣至是與彞
俱死國人惜之慶尚全羅之人至有流涕者
○以池瀾為門下贊成事尹邦彥為密直提
學鄭良生為大司憲是日余官掌樞至五十
九自仁任瀾而下各植其黨臺諫將帥守令
皆其親故至於市井工匠無不寅緣除拜時
人謂之煙戶政○晉山君河允源率允源歷
仕有聲績當幸眈用事不諂附○池瀾欲娶
故大司憲王重貴妻數通媒不應一日瀾率

還禍又畋于東郊手秉畫角鳳加伊水精初
生等衣男服臂弓腰箭以從馳至新京遂至
海豐郡娛戲百端乃與諸嬖日中野合時禍
出遊無虛日內廐馬皆瘦乏所過奪人馬載
宮女宦者人爭避匿道路為空○西北面都
巡問使全用輝獻鷹禍好田獵諸道元帥爭
獻鷹犬以取悅○禍與李仁任妻朴氏如仁
任別墅極歡禍嘗稱仁任為父故尊朴氏亦
曰母時禍寵鳳加伊常宿仁任第故仁任出
居別墅○九月禍佩弓矢射雞狗于里閭遂

馳入進獻盤纏色取良馬五匹歸諸內廐○
以崔瑩為門下侍中李成林守門下侍中先
是禍惡守侍中林堅味貪饕每以諷其子楸
堅味托疾乞退領三司事李仁任判門下府
事崔瑩侍中曹敏修亦皆乞退以觀禍志禍
以仁任仍領三司洪永通判門下罷敏修為
昌城府院君堅味為平原府院君以瑩成林
代之又以宦者金寶為門下贊成事商議實
坐都堂署事○冬十月崔瑩辭都統使不許
瑩自再為侍中謝病不起至是又封上都統

者○初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
擬遣池齋子益謙齋內不平李仁任齋崔瑩
等會慶復興第議久不決齋厲聲曰判三司
公可瑩怒曰吾既分管揚廣道豈可之他乎
齋前語仁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
往齋又托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
足憂脫大軍根據定遼衛後必難圖為今之
計莫若移師先攻侍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
國之長策仁任勃然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
國吾當讓避吾意第以全州國之襟喉唇亡

齒寒不可不救為是拳拳爾三宰抗此議則
吾何能為遂徑出復興走追挽其袖泣止之
齋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齋過門不謁人
始知池李有隙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仁任
門曰池齋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嗾門下舍
人鄭穆欲劾去仁任以齋為侍中事迫矣其
速圖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
一畫仁任秘不發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
以示仁任仁任密以示齋曰公與吾交分甚
篤是得無間吾二人耶齋曰此掌令金賞所

書也賞即仁任族姪也時判典校寺事李悅
左常侍華之元右副代言金承得與知中事
金允升結朋黨諂事齋以希遷擢自謂池門
四傑仁任欲剪齋黨未得間之元承得會悅
家言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行宣光七年
無乃速乎仁任庶得之遂下三人巡衛府齋
時為巡軍副萬戶故仁任托以誹謗朝政痛
鞠之曰近日若等會悅第作何等文書書曰
月乎對曰天下方亂戰爭未息先王決策事
南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但

議之耳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齋
黨并繫獄遂杖流悅之元略并承得賞流之
其不及允升者蓋仁任欲以慰安齋危疑之
心且冀其發之不暴也齋大懼誓謂仁任曰
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其子益謙請救於崔
瑩不得乃嚴兵自衛○三月誅池齋先是李
仁任喉臺諫劾金允升結為朋黨沈酒酒色
允升夜往見齋曰之元承得悅皆已見寬公
之羽翼既除今又劾我禍將及公其早圖之
齋曰明日我将請王命卿視事遂白禍云慶

復興李仁任乃逆臣洪倫之族見上誅夷其
族欲圖大事請亟發兵收捕既定約又使其
子益謙請勇士於睦仁吉期詰朝會宮門仁
吉曰所謀止仁任乎益謙歷數慶復興崔瑩
李希泌李琳都吉敷等仁吉馳告仁任等令
避宿以觀變益謙陰引交州道軍士二十餘
人密伺仁任動靜翌日齋至都堂謂復興仁
任曰金允升今為同知貢舉而被臺劾若代
以他人取士遲緩必涉農月請令視事復興
欲乘齋出與瑩謀去之乃陽言曰公可自詣

闕以啓齋遂出至闕矯旨召臺官趣令允升
視事適持平李吉祚等上疏曰齋廣植黨與
擅行威福謀殺冢宰允升為齋喉舌必知其
謀請下獄鞫之疏將上復興仁任瑩及希泌
吉敷朴林宗曹敏修林堅味仁吉等入內齋
使其黨賓天翊等二十餘人裹甲帶劍聚闕
下伺仁任等出持擊之復興仁任等使仁吉
白禍曰老臣聞變不以聞臣亦有罪昨齋使
益謙請甲士於臣其情叵測齋即厲聲曰有
之復興仁任琳乃洪倫妻族也希泌倫之妻

父忌臣欲誅逆黨將殺臣故請甲士以備之
耳視瑩佩刀張目膝行而前若將奪之瑩執
刀鞘以身蔽禍謂齋曰臣而無禮於君邦有
常刑且爾止欲殺兩侍中耶齋曰奚止侍中
而已歷數在座諸相抗語不已禍趣齋出齋
曰上何故先臣臣振袂突出及門將上馬堅
味執之齋顧左右索劍不得遂下齋等巡軍
獄齋謂堅味曰與君有平昔之雅幸亟殺之
我死君亦繼之初允升密謂齋曰公為冢宰
何如齋曰有仁任在况予命數在戊午運乃

吉允升曰苟有命何待戊午第聽吾計遂謀
變曰黃裳摸稜宜為左侍中公守政中益謙
鷹揚軍上護軍之元大司憲允升政堂文學
承得簽書密直至是齋曰悔聽允升計以至
於此齋及益謙允升遂伏誅齋起行伍屢從
軍有功遂至宰輔又通禍乳媪寅緣有寵恣
其跋扈附己者用之異己者斥之以其腹心
分置臺諫大張威福妻列姬妾幾三十人惟
取富者不以色於是立門戶者十二人貪淫
譎詐賣官鬻獄得人臧獲不可勝紀又遙授

辛禍一

人官爵代受其祿及誅人皆快之又斬其黨
賓天翊等二十餘人○遣三司左使李子松
如北元謝冊命○遣禮儀判書文天式報聘
于納哈出○宥境內惟洪倫族親及齋黨不
原○倭夜入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海明如
晝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矢乘劔船
僅免先是崔瑩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口慎
勿出海是日光裕纔出窄梁大醉熟眠賊突
至遂見敗京城大震倭又寇江華府萬戶金
之瑞府使郭彥龍遁于摩利山賊遂大掠虜

之瑞妻而去府吏處女三人遇賊義不汙相
攜赴江而死下光裕之瑞彥龍子獄○以沈
德符為西海道元帥○判開城府事羅世請
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禍壯其志賜廐馬二
匹遂遣世及李元桂姜永扑壽年趙思敏擊
倭于江華都統使崔瑩次昇天府以備之賊
乃棄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蕭
然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時有童
子自賊中逃還諸將召問賊所為對曰賊常
言所可畏者唯白髮崔萬戶而已曩日鴻山

之戰崔萬戶至則麾下士卒爭先躍馬蹴踏
我衆甚可畏也○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為東
江都元帥睦仁吉林堅味等十人副之受
守城都統使慶復興節度義昌君黃裳為西
江都元帥我

太祖與楊伯淵邊安烈等十人副之受京畿
都統使李仁任節度○慶尚道元帥禹仁烈
報倭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
兵分守要害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
兵分軍而守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以備

要害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國家備禦不暇
又得此報罔知所為○令諸道募僧作戰艦
○崔瑩啓曰喬桐江華禦寇要害之地豪強
爭占土田軍資不繼請罷二邑私田以充軍
食從之徙喬桐人老幼於內地留壯者以治
農桑○崔瑩令諸元帥各出從事十人又教
愛馬宮司倉庫人為兵遣戍江華○夏四月
倭寇蔚州雞林○點五部丁壯為兵計屋十
間出一丁九間以下出資糧器仗以給軍卒
○倭又寇蔚州元帥禹仁烈往擊之斬九級

○金海府使朴歲擊倭于黃山江口斬二十
九級賊投江死者甚衆○以睦仁吉洪仲宣
為門下贊成事睦忠同知密直王賓為密直
副使○斬金承得華之元李悅于清州傳首
于京初遣體覆崔仁哲鞠之之元首服曰齋
及允升謀殺大臣我實與聞悅曰前日匿名
書實吾所為吾名乃十一畫也請原之仁哲
問之元曰悅亦與聞否之元曰有之悅不服
及鞠訊甚慘遂服承得被掠垂死猶不服然
之元悅證驗甚明乃服李仁任謂慶復與崔

瑩曰既誅其魁可釋此輩復杖流何如况罪
不可以再加乎瑩曰前日杖流以其議朝政
也今日之誅以其害大臣也皆罪之重者豈
宜釋之仁任曰何以處悅若無悅書吾儕其
得有今日乎瑩曰杲悅所為當齎在時可以
言矣見竄而後猶不言是誣我也宜并誅之
○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造戰艦于龍津○
倭寇蔚州梁州密城焚掠殆盡又寇彥陽縣
○以知密直李琳為慶尚道助戰元帥王賓
為安東道副元帥崔公哲為江陵道元帥○

倭寇密城郡禹仁烈與戰敗績寇至靈山縣
仁烈及副元帥裴克廉等戰于栗浦斬十餘
級○倭舶入西江崔瑩邊安烈出師却之○
以密直副使慶儀為西京都巡問使兼西北
副元帥○倭寇餘美縣○五月我
太祖與三司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城
副使柳曼殊往擊倭于慶尚道○倭寇密城
王賓擊却之○禍謂巡衛府曰孫光裕金之
瑞郭彥龍之罪宜以軍法論然方旱甚其減
死並流遠地崔瑩嘆曰向曲法原金鎮今又

釋光裕等政刑如此何以為國禍又賜縑衣
馬召還瑩不可曰縑不撫士卒見賊逗遛以
至敗軍得保首領幸矣今反厚賜而召還他
日如有樹功者何以待之賞罰人主大柄不
可顛倒乃止○以旱雩且遍禱于佛宇崔瑩
颺言於都堂曰國家政刑紊亂有功者不賞
有罪者不罰天豈雨哉○以京城濱海倭寇
不測欲遷都內地會耆老尹恒等書動止二
字議可否衆雖不肯後若有變恐禍及已皆
占動字署名唯崔瑩否乃陳徵師固守之策

李仁任曰今赤地千里農夫輟耕以望雲霓
而又徵師俾失農業非為國之謀也慶復興
瑩等詣太祖真殿卜動止得止字禍曰盜賊
密通可從卜乎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
鐵原○禹仁烈遣精騎五百夜擊倭于沙弗
郎松旨賊潰爭舟墜水中矢者亦多邏卒又
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時我
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
太祖并日而行與賊戰于智異山下相去二
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扣其膺示無畏

以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槩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上

太祖叱之又使

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

恭靖王還白亦如裨將之言

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曰

我馬先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互馳觀其地勢即拔劍用刃背打馬時日方中劍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擊餘賊殲焉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州郡望若雲霓○金海府使朴歲擊倭于黃山江敗之初倭船五十艘先至金海南浦榜示後來賊曰吾輩適乘風利沂黃山江直擣密城歲偵知之設伏兩岸將舟師三十艘以待賊果見榜有一大船先入江口伏發歲亦突至

遮擊賊狼狽自忍投水死殆盡江州元帥裴克廉又與倭戰賊魁霸家臺萬戶令步卒翼左右躍馬而前馬旋濘而止我軍迎擊斬之○倭自江華攻陷楊廣道濱海州郡初賊船僅二十二艘奪我戰艦多至五十艘邏卒望見我戰艦以為我軍民皆信之不避殺傷不可勝計賊又寇慶陽及安城郡楊廣道元帥王安德恟懦不戰乃召副元帥印海及陽川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賊望見由他路引去安德率銳追擊不克號天痛

哭擒賊謀訊之謀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而下於是乘虛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城伏兵麻田使彼虜三四人田于隴上若農夫然以紿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亦領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三元帥何在對曰賊既退三元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趨官廨賊伏葭園之承直單騎突圍脫走軍士多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煙體覆使崔仁哲還朝妄言臣督王安德洪仁桂印海擊倭于稷山縣斬五十

餘級禍賜仁哲廐馬白金賜安德等衣酒廐馬遣贊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戰○禍命築宮城于鐵原崔瑩曰夏月遷都恐防農業且以京城委賊國將日蹙可乎事遂寢○倭賊百餘騎寇南陽安城宗德等縣又二十艘復寇江華殺府使金仁貴戍卒被虜者以千計又寇水原府元帥楊伯淵羅世以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有一婦匿水澚指示曰賊謀入彼民家世疾趨圍而火之殺賊二十九人○烽火自江華書舉不

絕京城戒嚴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皆賞以官先給布人五匹○倭又寇江華大肆殺掠○慶尚道都巡問使禹仁烈病辭以裴克廉代之○六月憲府劾崔仁哲承命出使擅自還朝妄獻倭捷欺瞞國家濫受賞賜請置于法以懲後來杖流道死○倭寇信州甕津文化等縣元帥趙仁璧羅世沈德符與戰不克請濟師○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兵馬使鄭地斬十八級擒三人○以旱赦唯金續命不原○倭寇西海道安州又寇長澤

縣○禍謂都堂曰今聞邊民被虜於賊幸而
逃還皆指謂賊謀輒殺之甚不可也夫思鄉
懷土人情之常况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思還
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褒賞雖
實謀者毋得殺戮官給資糧以遂其生如有
斬倭還國者賞之加等其令邊郡張榜以示
違者罪之○以知門下朴普老為西海道助
戰元帥密直副使李仁立為西京副元帥副
密直韓邦彥為安州元帥○謝恩使李子松
還自北元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禮

曰自我播遷困於行間不圖今日復見禮儀
待之甚厚○遣判典客寺事安吉常于日本
請禁賊吉常至日本病死○倭賊二百餘艘
寇濟州又寇永康長洲豐州安岳咸從三和
江西等縣○禍謂宰相曰倭雖盜賊然其死
屍亦當瘞之况我江華西海之民死賊暴露
甚衆豈可忍視出內帑錢布以資掩埋○秋
七月遣崇敬府尹陳永世相宅于漣州永世
還曰五逆之地不可建都○北元遣宣徽院
使徹里帖木兒來請夾攻定遼衛○全羅道

水軍都萬戶鄭龍等聞倭寇濟州率兵船二艘調之獲賊一艘盡殺之○倭寇豐州○遣使諸道修築山城○八月遣晉川君姜仁裕如北元○以贊成事梁伯益為西海道元帥○倭寇西海道信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敗績請遣將助戰以我

太祖及門下評理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徵為助戰元帥○日本遣僧信弘來報聘書云草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

未易禁焉○以崔公哲為義州元帥○倭寇

海州○九月我

太祖與諸元帥擊倭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潰我

太祖將戰置堦墜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卜勝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於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濘之地丈餘太祖之馬一踴而過從者皆不得度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乘之遂大破之是戰也

東鑑五十一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
右曰吾皆占射左目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
盡驗餘賊阻險積柴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床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
一卒焚柴煙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
中座前餅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等擊之幾殲○倭
寇靈光長沙牟平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
二州禍賜崔瑩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
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等擊走之○倭寇岳

陽縣元帥李琳擊之獲其船二艘○遣前大
司成鄭夢周報聘于日本且請禁賊○倭屠
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妻子楊廣
道元帥王安德等與戰于蘆峴敗績翌日賊
又寇溫水縣焚伊山營死帥印海等戰于新
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多被殺傷賊又自鎮
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禍命商山君金
得齊密直府使睦忠王賓赴之○冬十月始
置火燭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時元焰
焞正李元與茂宣同里閑茂宣竊問其術使

家僮數人私習試之建白于朝○命修京城
○倭船四十艘寇東萊縣○徵諸道兵以備
倭○倭寇寧州牙州王安德洪仁桂印海金
得齊陸忠王賓與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
倭又寇咸悅縣○壬申以贊成事楊伯淵為
安州上元帥○十二月倭寇定山扶餘鴻山
○倭賊百三十艘寇金海府又寇義昌縣都
巡問使裴克廉與戰敗績○倭寇守安童城
通津等縣○以星變赦○十二月順天兵馬
使鄭地斬倭四十餘級擒二人以獻○有僧

達明者遊歷安州等處自稱忠肅王母弟德
興君之子潛圖不軌遣判開城府事慶補執
之以來下獄鞫問本善州民王加勿也乃斬
之并誅其黨五人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一

高麗紀

辛禍二

午戊

辛禍四年○大春正月倭寇延安府○二月

倭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三月倭寇泰安

郡○遣判繕工寺事柳藩如京師謝恩禮儀

判書周誼請謚承襲○倭寇南陽遂焚掠水

原府府使慎仁道僅以身免元帥王賓與戰

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之倭又

寇韓林二州○以密直副使趙希古為漢陽

道助戰都兵馬使○夏四月判三司使崔瑩
等與倭戰于海豐大敗之先是倭寇德豐合
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營又大集窄梁入昇天
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戒嚴分命諸軍
出屯東西江兵衛列於闕門以待賊至城中
洶洶令坊里軍登城望候瑩督諸軍軍于海
豐郡贊成事楊伯淵副之賊覘知之以為得
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乃經諸屯捨不與角趨
海豐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
與伯淵進擊之賊逐瑩瑩奔

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合擊大敗之瑩望
見賊披靡率麾下乃進從傍擊之賊殆盡餘
黨夜遁城中聞瑩被逐益洶洶莫知所之禍
欲出避百官裝束累重會于闕以待及諸元
帥使人獻捷京城解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為
瑩功賜彌安社功臣○倭寇西州庇仁縣又
寇水原府○以崔公哲為揚廣道都元帥○
六月倭寇清州賊鋒甚銳我軍望風而遁賊
四出攻掠我軍復乘間襲之斬十餘級○日
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使僧信弘率其軍六

十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木州寧州溫水縣○帝放還崔源○以禹仁烈為慶尚揚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仁烈獻倭捷賜酒及鞍馬○倭寇宗德松荏永新等縣元帥崔公哲朴修敬王賓等擊却之○秋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九州道節度使源了俊遣周孟仁偕來是行也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敵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全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

且禁三島侵掠夢周又憫倭賊奴我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力勸諸將各出私貲若干且為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得俘歸倭人稱慕夢周不已後聞其卒莫不嗟惋至有齋僧薦福者○倭寇牙州崔公哲王賓朴修敬等擊走之○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兆陽浦獲一艘盡斬之還被虜婦女二十餘人○八月慶尚道元帥裴克廉擊倭于欲知島斬五十級○倭寇長興府都巡問使池湧奇遣卓恩清與

戰于會寧縣擒斬九人○倭寇延安府及海州又寇衿州陽川○遣判崇寧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以戰艦大索倭賊于諸島○憲府言諸道連年旱荒軍食不給民轉溝壑誠可痛心宜令守令審今歲豐凶之狀量戶大小出穀有差截之州廩以救來歲之荒且備不虞之用又添設官職只為賞軍功也而無功閑居者亦或寅緣冒得使名器至賤自今除從軍立功外勿授添職○九月倭寇瑞州○憲府劾崔源在京師不諱金義殺使及先

王薨故乃下源獄鞫之不服竟殺之○復行洪武年號○倭寇鐵州又寇益州公州尼山連山懷德环同沃州青山等縣○冬十月倭寇林州又屠燒全州○遣版圖判書李子庸前司宰令韓國柱于日本請禁賊○倭寇靈光州同福縣巡問使池湧奇順天兵馬使鄭地追及於玉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之縱火奮擊賊自焚死獲馬百餘匹是戰地之功居多捷至賜湧奇地各銀五十兩○十一月以門下評理朴普老為安州上元帥兼西

北面都體察使○倭寇潭陽縣池湧奇鄭地
與戰斬十七級倭又寇益州○遣政堂文學
權仲和判書雲觀事張補之相宅于峽溪時
前摠帥閔仲理上言道詵密記所載北蘇箕
達者即峽溪可以遷都仲和還曰得北蘇宮
闕舊基凡百八十間朝議以峽溪僻在山谷
漕船不通議遂寢○以前密直副使黃淑卿
為東北面都巡問使兼和寧府尹○十二月
倭寇河東縣又寇晉州都巡問使裴克廉追
擊于泗州斬二十餘級○置左蘇造成都監

時議欲遷都國史有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
山北蘇箕達山等三所創建宮闕之文故有
是役○典法司言前成均祭酒金文鉉弒父
與兄萬世不容之大逆而猶不悛沈酒酒色
若不痛懲何以戒後請置于法即下文鉉獄
杖百流全義縣○憲府上疏曰守令分憂任
重自古必選有名望者近來軍國事殷以五
六品為安集無問賢否故侵漁病民者甚衆
請令臺諫擬議差遣又按廉六朔番代迭往
迎來民受其弊自今滿一歲方許遍代諸道

州郡山城國家往往遣使修築多設軍丁不日畢功旋致崩毀其弊甚巨請自今勿復遣使令守令徵發傍郡軍丁農隙修葺若未畢則停待明年以為年例功臣之號必待有功近年以來自兩府至添設奉翊無寸功者濫受功臣號如有樹立大勲者何以為賞請重惜名器毋得妄與古者非有功不侯今封君甚衆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虛竭除省宰封君外其餘封君請勿頒祿○以鄭地為全羅道巡問使

未已

辛禡五年○大春正月遼東都指揮司遣鎮撫任誠來索被虜人及逃軍時遼東人傳言高麗遣兵助北元故遣誠來覘虛實○諫官上言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今中外之廩皆竭不足以支一年請令州郡課屯田以充軍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今元帥甚衆令出多門故體統紊亂紀綱不立請依舊制置一元帥餘則罷之加以他號並聽元帥節制設官分職自有定制今兩府之額多至六十密直以下封君及通憲以上添設甚衆

請皆罷之工匠之徒雖或有勞勿許受職其
已受者追奪職牒僧徒封君婦女封翁主宅
主者亦悉停罷以重名器又倭賊日熾侵掠
諸道而國家待其告急然後遣將出師道里
悠遠將帥垂至而賊已浮海不及與戰假令
與戰併日倍馳士馬疲困屢致敗績請於諸
道預遣將帥寇至則擊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近因倭寇水旱之灾百姓飢饉宜加存恤
勸課農桑而今者後蘇左蘇土木之役方興
不已民困力政將轉于壑請即停罷至秋始

以玄陵崇信經學養士取人近年以來詩賦
取士專尚詞章經學漸廢今後一遵玄陵已
百年科舉之法禍納之唯不罷土木役○庚
寅日抱日背日冠日戴日珥有纓環之○二
月罷移都左蘇○倭寇順天兆陽等處鄭地
與戰敗績慶復興黃裳禹仁烈俱詣崔瑩第
瑩曰倭寇侵擾至此諸相何不憂慮一鄭地
雖勇其如衆寇何諸相有所色瑩又嘗謂李
仁任曰國家多難公為首相何不此之憂但
以家產為念仁任默然○三月以禹仁烈為

東鑑五十一
七
慶尚道上元帥睦子安為全羅道副元帥並
兼都巡問使○沈德符金寶生回自京師
帝賜手詔曰爾來者承茲之詐不得已而來
誑今命爾歸爾當為高麗禍首言朕所云其
殺無罪使者之讎非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
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豈不知滄
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艫數千精
兵數十萬揚帆東泊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
滅其黨豈不俘囚大半果敢輕視乎禮部尚
書朱夢炎錄旨以示國人曰自高麗國王王

顛奉表入貢稱臣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為臣
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臣所弑前後差人
來來文皆言嗣王之使朕未知王之端的朕
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國君臣多不
懷恩但廣詐交而構禍在昔漢時高氏失爵
光武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為漢兵所敗唐
有天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反以致父子受俘
族姓遂絕迨宋之興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
真甘為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救本國於垂
亡而乃妄懷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反是以

數遣兵禍今王顓被弑姦臣竊命將欲為之
首構讎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乃何前後五
次皆云嗣王之為陪臣奉之爾中書差人詣
彼問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
嗣王不被羈囚則當仍依前王所言今歲貢
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
百斤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
為常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
還方乃王位真而政令行朕無惑也設若否

此必弑君之賊為之持後多詐並生必肆侮
於我邊陲構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朕觀此
姦之量必恃滄海以環疆負重山固險意在
逞兇頑以跳梁視我朝調兵如漢唐且漢唐
之將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行委曲
朕自平華夏攘胡虜水陸通征騎射舟師諸
將豈非漢唐之為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
否如勅施行乃使奏差邵壘趙振隨德符等
來二人至甜水站傳聞本國遣文天式吳季
南使北元乃曰昔殺行人今又懷二心吾與

其死於高麗寧死於我土遂不至而還○遣前典工判書李演如遼東修好于摠兵潘敬葉旺演至遼東不得入而還○倭寇道康谷城又寇南原順天府○夏四月以評理商議韓邦彥密直商議金用輝同知密直慶儀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使贊成事楊伯淵督戰以知密直洪仁桂副之又遣萬戶鄭龍尹松以戰艦二十艘追捕倭賊民間聞伯淵等來語曰寧逢倭寇勿逢元帥○護軍周謙還自京師曰

帝令周姐姐見我問徐國王是前王子耶對曰前王正妃無後宮人所出也○倭寇安山郡○禍納判開城府事李琳女冊為謹妃○倭侵延安府遣金海君金庾延安君羅世以戰艦五十二艘往擊之○倭寇合浦元帥禹仁烈戰却之斬四級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五月倭賊騎七百步二千餘寇晉州楊伯淵與禹仁烈裴克廉韓邦彥金用輝慶儀洪仁桂戰于班城縣斬十三級賜物有差○倭焚掠豐州○放贊成事洪仲宣

于宜寧李仁任林堅味等與仲宣同在政房
惡分權以仲宣為啓稟使如京師仲宣不即
行諫官徐均衡等素與仲宣有怨又希仁任
意劾之放歸田里以韓山君李穡代仲宣為
師傳○羅世金度與倭戰于龍岡縣木串浦
獲賊船二艘殲之○以知門下沈德符為西
海道元帥○閏月安州萬戶崔元祉擊倭于
永清縣敗之○密直提學金濤免濤附洪仲
宣論議人物仁任惡之適濤家奴竊延慶官
舊基之石臺吏執之仁任嗾臺官劾免之○

憲府上疏論五道新置翼軍之弊謁令都堂
議罷之○倭寇蔚州又寇雞林府日本海盜
捕捉軍官朴居士與倭戰元帥河乙沚不救
居士軍大敗僅存五十餘人先是韓柱國還
自日本居士率其軍一百八十六人偕來○
六月倭寇清道郡元帥禹仁烈擊之○宥金
續命○憲府劾南原府使盧成達賊退後火
其倉庫盜米百三十餘碩常與倡妓宴樂不
恤民事請治其罪成達逃李仁任曲法庇之
○以趙仁璧為江陵道元帥朴修敬為安東

道元帥兼府尹以倭賊自雞林將向江陵道也○北元遣僉院甫非告改元天元○倭寇龍州義州萬戶張侶擊却之倭又寇蔚州清道密城慈仁彥陽等地禹仁烈裴克廣河乙沘與戰于蔚州獲船七艘○秋七月殺贊成事楊伯淵于陝州伯淵恃戰功頗自驕矜李仁任林堅味等惡之嫉憲府劾伯淵潛通妻弟又奸前判事李仁壽妻又夜遣數十騎圍卒密直成大庸毋家強奸大庸安守節者遂削職流之其夕宦者林甫韓軫等矯旨召還

伯淵使者為巡緝官所捕崔瑩白禍曰上護軍全天吉嘗語臣曰楊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為首相請按治其黨禍命朴普老梁伯益等與臺省典法會巡軍雜治乃囚天吉甫軫及前提學金濤于巡軍獄鞫之天吉甫軫皆服曰伯淵欲自為左侍中以瑩守侍中成石磷兼大司憲林甫為班主唯濤不服被榜掠絕復蘇者三至更拷問乃曰辭與天吉等同復鞫天吉辭連石磷及知門下尹承順判密直金用輝同知密直柳曼殊等即下四人獄

禍謂瑩曰毋以豎人妄語枉害諸相又下伯淵弟三司左尹仲淵上護軍季淵密直副使子淵及其親舊密直副使任毅率庶典法判書安得禧判事金南貴曹淑卿李貴前直門下洪琳前少府尹趙希甫于獄鞫之辭連洪仲宣遂遣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蕃殺伯淵仲宣于流所籍其家仲宣聞德麟等至知不免仰天誓曰予審無罪若有罪伏刑天不變色善無罪枉死天必動威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色人異之又殺濤甫軫季淵南

貴淑卿琳梟首于市并籍濤軫家杖石磷承順曼殊毅貴希甫配戍卒子淵仲淵得禧庶放歸田里天吉亦斃獄中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國人冤之濤初對獄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不辜又受其殃獄官皆惕然知其冤濤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門外護屍有李悰者抱屍入川洗其血解衣衣之裹以簞網其頭而懸之再拜而去時人義之○倭寇樂安郡○遣永寧君王彬如北元賀改元○李自庸還自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歸我被虜民

二百三十餘人○倭入武陵島留半月而去
○倭留蔚州刈稻黍為糧侵入機張彥陽掃
地無遺禹仁烈募兵戰于東萊縣斬七級○
八月倭寇餘美縣又寇隨郭二州○遼東都
司移牒都評議使司曰近聞納哈出遣人經
由哈刺雙城潛往高麗行禮胡主亦使人前
往高麗會議公務切詳本國累嘗遣使賓貢
我朝臣禮既施異謀難畜納哈出等雖差人
潛往本國豈宜復與交通可將胡使遣人押
送不然則姦究自昭後悔何及○以知密直

司事池湧奇為全羅道元帥○慶尚道元帥
禹仁烈裴克廉朴修敬兵馬使吳彥擊倭于
泗州大破之斬四十三級○九月禍流乳媪
張氏于砥平縣先是政堂文學許完同知密
直尹邦晏使其妻依張氏譖內宰樞林堅味
都吉敷禍命堅味等歸私第禁出入堅味等
奔告慶復與李仁任崔瑩曰完等欲殺吾二
人以及諸公禍將作矣夜完等矯旨召瑩者
再三瑩恐禍及已率麾下兵與復興仁任等
會興國寺大陳甲兵集百官耆老議請鞠張

氏禍趣召瑩瑩辭曰今一國臣民觐望上若
從衆意臣將入見禍曰卿被疾累日不朝思
一見之且欲問觐望事瑩欲入謁諸相止之
曰姦人在內不可輕進公去此軍必亂軍亂
國不靖矣瑩從之於是兩府臺諫俱詣闕請
下張氏按治禍不聽瑩等因張氏族黨康侑
摧元順元甫等鞫之禍怒洩張氏言下宦者
鄭鸞鳳獄召復興及睦仁吉曰予為人主不
能救一乳媪乎其釋勿治瑩等請益堅禍下
完邦晏獄命瑩罷兵曰卿欲禦何賊擁兵不

來耶卿嘗自謂累代忠臣忠心安在瑩曰臣
若赴召兵士必從引兵詣闕則臣罪當誅且
臣豈不欲進死闕下恐非上意故不敢爾臣
身雖微所係甚大若死於姦人之手國家危
矣又率臺諫重房請黜張氏禍乃送張氏于
仁任家請勿殺削國大夫人爵瑩等詣闕謝
門下評理金庾謂瑩曰以臣抗君無乃不可
乎瑩怒白禍下庾獄張氏常在禁中公受賄
賂多行不義禍嘗數往妃所張氏曰禮君王
必擇日御妃嬪今何如野狗緩緩乎至是臺

諫并劾不敬罪流之斬完邦晏侑元順元甫
杖流庾于合浦又斬張氏養女婿孫元義

臣等謹崔崇慶復興李仁任皆當國將相
擅興師旅大會都市以鞠張媪為名聞王
命召不赴命罷兵不從按治張媪專擅自
恣將欲取必於王以兵脅之其無君不臣
之罪王法所必誅雖偽幸僭竊荒縱狂闇
不能威制臣下然君臣之分猶在也營在
悍強果自任曾臆仁任姦諛譎詐得稔兇
惡復興雖有小節闇於大體興邦吉敷以

嫖薄貪濁之資欲濟已私媒孽其間耆老
臺諫雷同一辭評理金庾以正論反見流
竄當此時君弱臣強將相如是耆老如是
臺諫如是知有臣而不知有君其顛倒悖
戾亦如是國之亡將無日矣以臣脅君瑩
等之罪容可既乎

倭寇班城縣登確山頂樹柵自保禹仁烈朴
修敬吳彥合圍攻克之斬馘三十四級倭又
寇丹溪居昌冶爐等縣至于嘉樹縣都巡問
使金光富與戰敗死倭又寇山陰晉州泗州

咸陽晉州戶長鄭滿如京賊闖入所居里滿妻崔氏携諸子避匿山中崔年少且義賊得而欲汚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汚而生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遣使西海楊廣道發水軍以備慶尚全羅道倭寇○冬十月遣門下評理李茂芳判密直裴彥如京師進歲貢請承襲○遣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睦子安梁濟擊倭于全羅道先是仁吉在廟堂颺言曰倭賊侵掠州郡吾等在此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人乎仁

任怒其言逼已出之○遣三司左使權仲和門下評理曹敏修相宅于捨岩以書雲觀言道詵所謂左蘇即此地故也○十二月禍宴其舅李琳因與宦官張樂極歡尋正色曰古人有言人惟求舊衣必求新今臣僚在予左右言予得失交修啓沃雖有諛說予不信也向者張氏詆我撻我有國以來困辱妖物之手莫我若也幸賴憲司糾摘遠竄宮中稍安外有者年碩德圖任庶政內與爾等酣酒以樂亦何妨乎○憲府上疏請誅張氏

甲

辛禍六年○大春二月斬乳媪張氏傳首于

京○明德太后洪氏薨前夕太后執禍手曰

我國傳世之久將五百年大抵人君多不聽

臣僚所言願王稽大義決大事必咨侍中慶

復與李仁任判三司崔瑩及諸相慎勿觸情

直行又君舉必書不可數出郊野以事遊觀

○禍馳馬于男山○二月李茂芳裴彥至登

州而還茂芳等至遼東都司馳奏

帝曰所貢既不如約須如前約方許來貢○

北元遣禮部尚書時刺問直省舍人大都閭

冊禍為太尉○大司憲禹玄寶等誣劾贊成

事睦仁言陰蓄異志削職籍其家而流之○

三月李仁任林堅味忌侍中慶復興清直托

以嗜酒不視事訴于禍流清州又杖流復興

所善門下評理薛師德密直副使表德麟判

書鄭龍壽李乙卿王伯中郎將羅興俊師德

乙卿死于道○禍出獵于郊崔瑩等驅獸而

前禍射之○遣密直副使文天式如北元賀

節日謝冊命○倭寇光州及綾城和順二縣

遣元帥崔公哲金用輝李元桂金斯革鄭地

吳彥閔伯瑩王承寶都興德之○以尹桓為
門下侍中○夏四月遣崇敬尹周誼如遼東
咨曰小邦事大之禮不曾有缺欽蒙聖慮憂
恤特降詔旨許以三年一聘近年以來朝貢
不通蓋因孫內侍物故金義反逆事孫內侍
本國若害之則當及延院使一行豈止此官
金義逃入胡地不敢還國則本國之不干衆
所共知如此事情不能上達負屈莫伸乞加
詳察特為辨明俾小邦復遵原奉詔旨許容
陪臣入朝使世世子孫永為臣妾誼至遼東

都司以奏

帝命執誼至京師○以崔瑩兼海道都統使
瑩白禍曰臣任事既多又都統海道臣恐不
堪且今戰艦纜百艘戍卒僅三千臣若行師
當用兵萬餘倉廩匱竭何以供億禍曰備禦
事劇不獲已以卿兼之其無固辭且以吾國
軍需餉萬餘兵誠難矣請卿用三千使一當
百瑩曰臣已老不得以時上謁今幸進見請
陳一言願殿下操心惕慮百姓安危皆繫上
心禍尋錄瑩功賜鐵券○五月禍欲觀石戰

東鑑五十一
十九
戲知申事李存性諫曰此非上所當觀禍不
悅使小豎歐存性存性趨出禍取彈丸射之
國俗於端午時市井無賴之徒羣聚通衢分
左右隊手瓦礫相擊或雜以短挺以決勝負
謂之石戰○倭寇結城洪州○憲府上疏曰
我先王皆設書筵以為理國之本願復開書
筵講論理國安民之道報平之禮所以聽政
布令實祖宗之成憲願勿廢報平之禮各領
負將專為宿衛防禦而設近來不考勤慢皆
給其祿故或有安坐食祿以致宿衛重寡請

考其勤怠給祿朝會國之大事近來每令停
罷百官不知班次亂行失序請一月兩衙日
勿許放朝大辟必三復奏今中外官吏斷大
辟皆不奏聞擅決遂致無辜隕命請中外大
辟所在官吏具報都堂擬議以聞禍約之○
以不能禦倭杖流全羅道助戰元帥崔公摛
楊廣道都巡問使安翊斬都鎮撫二人○六
月禍微行至冶家取銀具置冶禁中其主奔
告崔瑩瑩囚其人詣闕請勿置冶禍怒命近
臣歐其主○倭寇井邑縣元帥池湧奇擊之

東鑑五十一
○禍始出報平廳聽政謂宰相曰凡為王者必受命天子者當之今予猶未受命委政者舊聽其所為然予默察政厖無統甚孤予委任之意自今以後每月初二十六日各司之長親啓職事予當課其能否又謂贊成事洪永通曰任用者舊欲聞嘉猷在于側何無一言永通汗出不能對○禍率林綬等小豎馳馬于男山○全羅道元帥池湧奇與倭戰于鳴良鄉奪所俘百餘人○倭寇西州又寇扶餘定山雲梯高山儒城等縣遂入鷄龍山

時婦女嬰孩避賊登山者多為所害楊廣道元帥金斯革擊走之賊遂掠青陽新豐鴻山而去又寇沃州錦州咸悅豐堤等縣○禍使小豎為坎於後苑給知申事李存性陷之日以此等戲事為樂○禍欲出獵李仁任崔瑩等止之禍曰吾素不好鷹犬諸相實導之也且卿等好遊畋能飛過不蹂禾稼耶○秋八月遣海道元帥羅世沈德符崔茂宣以戰艦百艘追捕倭賊○禍獵于城南凡六日以宦者李得芬金實為守城元帥身佩弓矢臂鷹

而
出使宦官小豎胡歌胡笛彈琴擊鼓以從
知申事李存性獨不弓矢禍怒罰之○禍子
昌生宥一罪以下○倭寇公州金斯革擊走
之○倭賊五百艘入鎮浦口以巨絙相維分
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
野轉穀于其舶米棄地厚尺羅世沈德符崔
茂宣等至鎮浦始用茂宣所製火炮焚其船
煙焰漲天賊燒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賊盡
殺所俘子女山積所過波血唯三百三十餘
人自拔而來賊脫死者趣沃州與登岸賊合

辛禍

焚利山永同縣○禍出遊里巷射狗自是射
殺鷄犬日以為常城中鷄犬幾盡○金斯革
追捕倭賊于林州斬四十六級○倭寇黃澗
禦侮二縣又寇中牟化寧功成青利等縣遂
焚尚州○羅世沈德符崔茂宣等還禍賜金
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銀各五
十兩○倭焚善州初賊在尚州全羅道元帥
池湧奇麾下裴儉自募請往覘賊諸元帥許
之及儉至賊欲殺之儉曰天下無殺使之國
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筭戰則必克然盡殲汝

等何益汝等占居一邑若何賊曰是給我也
汝國誠欲活我豈奪我舟楫耶吾亦計之熟
矣飲儉以酒遂以鐵騎護送掠得二三歲女
兒剃髮剖腹淨洗兼奠米酒祭天賊分左右
張樂羅拜祭畢掬分其米而喫飲酒三鍾焚
其兒捨柄忽折卜者曰吾等留此必敗即引
軍趣善州○遣使徵兵于楊廣西海道○倭
侵京山府○以我

太祖為揚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贊成事
邊安烈為體察使以副之王福命禹仁烈都
言敷朴林宗洪仁桂林成味李元桂為元帥
皆受

太祖節度師出至長湍白虹貫日占者以為
戰勝之兆賊自鎮浦之敗攻陷郡縣奮肆殺
掠賊勢益熾三道沿海之地蕭然一空自有
倭患未有如此之比○倭屯沙斥乃驛元帥
裴克廉金用輝池湧奇吳彥鄭地朴修敬裴
彥都興河乙沘擊之敗績修敬裴彥死之士
卒死者五百餘人倭遂屠咸陽○九月耦摩
羣小馳馬後苑或手自飛索以縹馬無不

為升殿上手瓦礫擊人又入後苑與上護軍
文達漢知申事李存性習射取存性笠為的
宦者金實諫曰殿下何學射御擊毬乎若學
射親征伐則國不國矣自古稱聖君者必言
堯舜稱庸君者必言桀紂願以堯舜為法桀
紂為戒用賢去邪以興至治○以密直副使
裴克廉為慶尚道都巡問使○倭攻南原山
城不克退焚雲峯縣屯引月驛聲言將殺馬
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耦夜與內監
至密直司使柳遂第索其室女遂曰臣之有

女國人所知若行聘禮臣敢不從是夜禍五
往其第竟不得○我

太祖擊倭兵于雲峯大敗之時

太祖與邊安烈等至南原裴克廉等來謁于
道莫不懽悅諸將咸曰賊負險不若俟其出
與戰

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今遇賊
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誥朝誓而東踰雲峯
距賊數十里至荒山西北登鼎山峯

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襲我後矣我

當趣之諸將皆由坦途進望見賊鋒甚銳不戰而却時日已晏矣

太祖既入險賊竒銳果突出

太祖以大羽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弦而斃凡三遇鏖戰殲之地又泥濘彼我俱陷其中相顛仆及出死者皆賊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太祖指揮士卒分據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十餘人挑之

太祖仰攻之賊出死力衝突我軍分北而下

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勿使馬蹶既而

太祖復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

將引槊直趨

太祖後甚急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令公

視後令公視後

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

中

太祖左脚

太祖抽矢氣益壯戰益急軍士莫知

太祖傷賊圍

太祖數重

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賊又衝突

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

太祖誓指天日摩左右曰怯者退我且死賊將士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動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我軍稱阿只拔都爭避之

太祖惜其勇銳命豆蘭生擒之豆蘭白曰若

欲生擒必傷人其人至於面上皆被堅甲無隙可射

太祖曰我射斃年頂子斃年落汝便射之遂躍馬射之正中頂子斃年纓絕而側其人急整之

太祖即射之又中頂子斃年遂落豆蘭便射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奮擊銳鋒盡斃賊痛哭聲如萬牛棄馬登山諸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崩之遂大破之川流盡赤六七日色不變人不

得飲皆盛器候澄以乃得飲獲馬一千六百
餘匹兵仗無算初賊十倍於我唯七十餘人
奔智異山

太祖曰天下未有殲敵之國遂不窮追退而
大作軍樂陳讎戲軍士皆呼萬歲獻首級山
積諸將懼治不戰之罪叩頭流血乞生

太祖曰在朝廷處分又曰賊之勇者殆盡矣
時彼虜者自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

太祖置陳整齊謂其衆曰觀此兵勢殊非往
日諸將之比今日之事爾輩宜各慎之初阿

只拔都在其島欲不來衆賊服其勇銳欲為
主固請而來諸賊酋每進見必趨跪軍中彌
令皆進退是行也軍士帳幕柱皆易以竹
太祖謂曰竹輕於木便於致遠然亦民家所
植也且非吾裝齎舊物不失舊而還是矣軍
士敬服咸棄之

太祖所至不犯秋毫皆類此東寧之役

太祖獲其將處明不殺處明感恩每見矢痕
必嗚咽流涕常隨侍左右是戰也處明居馬
前力戰立功時人稱之○清原府院君慶復

與卒於清州謚貞烈○冬十月周誼還初誼
在京師寄書于都堂曰誼入見

帝命縛誼幽于天界寺數日中官高麗人尚
寶監丞崔安至訊其事由誼對曰凡朝廷所
需不如約者蓋我小邦地僻民稀物產少
未易辦耳今聖恩海涵春育萬邦咸寧如不
憐我小邦雖誅一誼亦何濟哉中官遂以誼
言入奏明日

帝召誼御札示誼曰彼東夷易施輕詐往來
肆毒果是求安者耶必欲根禍於將來者歟

平淵

誼對曰小邦豈敢肆毒其貢不如約者非忠
誠不至實民貧而物不備也

帝震怒復示誼曰曩者弒其主中國已與絕
交有勅諭高麗限山隔海似難聲教使彼自
為爾乃詭詐多端數來願聽統屬及至約以
効貢姑定常貢之例以為驗却乃弗從果願
統屬者歟抑姦詐現然歟於是命校尉將誼
而出仍使監之又明日復遣崔安謂誼曰爾
既來此必不得歸爾令通事先往取貢如前
約復諭誼前所需馬一千已貢若干今再取

轆作一千明年金一百斤銀五千兩布五千
匹馬一百匹以為常貢之例則赦爾東夷殺
使及內使之罪

帝命如是誼敢傳達惟諸相國量之○禍率
林檎等持竿黏黃雀于閭巷多于墻下而啖
之禍不視事日與羣小馳騁閭里擊殺鷄犬
宰相諫官莫有諫者○我

太祖振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設綵棚雜戲班
迎天壽寺門前

太祖望見下馬趨進再拜瑩亦再拜前執

太祖手揮涕曰非公孰能爾耶

太祖謝曰謹奉明公指揮幸而得捷予何功
焉此賊勢已挫矣儻若復肆吾當受責瑩曰
公乎公乎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微公國將何
恃

太祖讓不敢當禍賜

太祖及遼安烈金各五十兩王福命以下諸
將銀各五十兩皆辭曰將帥殺賊職爾臣何
敢受

太祖威名益著倭賊虜國人必問

李萬戶今在何處伺間乃入寇○倭焚金海府○十一月左司議白君寧等上疏曰殿下日與頑童捨儀衛出遊閭巷路人見龍顏不知以謂無賴少年至有犯清塵者自大臣百官以至庶人莫不缺望夫馳馬試劍匹夫之勇爾殿下何學焉漢昌邑王馳騁田獵王言諫不聽及為帝不改其行夏侯勝諫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又不聽終致傾覆為天下笑今自孟冬以來連月陰雨天之譴告豈不昭然請遷善改過毋比頑童日開經筵與老成

大臣講論治道如有行幸必備儀清道而行禍不聽○十二月禍出遊黃丙沙洞遇羨女携入民舍淫焉又奪密直李種德妓妾梅花淫于路傍人家尋納宮中禍遊戲晝夜聞人有女輒突入奪之○遣門下贊成事權仲和禮儀判書李海如京師貢金三百兩銀一千兩馬四百五十匹布四千五百匹請謚及承襲仲和等至遼東都司以歲貢不滿定額却之乃還○禍以李仁任生日如其第張樂酣飲至夜賜馬二匹○憲府上疏諫出遊閭巷

不聽

辛酉

明

洪武七年十月四年

春二月以李仁任為門下侍

中崔瑩守侍中時因倭寇漕路不通宰相之

俸不過數斛仁任不受曰以予之祿頒諸尉

正仁任縱肆貪饕瘠公肥私致祿俸不給顧

行小惠以釣虛名時人譏之既而辭職不允

○倭焚寧海府○遣使賑慶尚全羅道飢○

三月禍火獵于東郊次壺串放羣馬手飛索

以縑之○以門下評理羅世為東江都元帥

贊成事黃裳為西江都元帥沿江要衝皆置

元帥以備海寇凡十五所○倭寇江陵道遣

簽書密直南佐時密直副使權玄龍往擊之

時是道大飢備禦甚疎遣同知密直李崇率

交州道兵以助之○禍欲出遊崔瑩進諫曰

今饑饉荐臻民不聊生又農務方興不可盤

遊無度以病民也禍曰吾先祖忠肅王亦好

遊豫吾之出遊獨不可乎瑩曰先王之時民

安歲登遊豫無妨今日之遊臣知其不可禍

然之○崔瑩請蠲濱海州郡三年租稅從之

○倭寇松生蔚珎三陟平海寧海盈德等地

遂焚三陟縣○復營壽昌宮○流宦者李得芬于雞林前同知密直睦忠于安東籍得芬家又黜其假子宦者鄭鸞鳳等二十人得芬貪饕納賄奪人土田又與忠毀李仁任崔瑩故也○大司憲安宗源等上言李得芬但以先代微勞位至贊成招權納賂讒毀朝臣中外臣庶莫不切齒韋賴睿斷遠寬于外然其徒黨尚多濫受官爵虛費祿俸無補國家將來之禍實為可慮請依祖宗舊制擇聰敏者不過十人以備宮內使令餘悉罷黜○夏四

辛福

月禍微行欲徒步觀燈遂下馬令僕人牽馬以退僕人小遲禍策其馬馬踉傷其面憲府以內乘別監邊伐介等掌厩馬不能調習而又非時進馬請罪之乃杖流伐介等五人時內乘畏憲府不敢非時進馬故禍頻奪人馬乘以出遊於是詣闕者皆匿其馬○置田民辨偽都監○倭自智異山逃入無等山樹柵圭峯寺岩石間三面峭絕唯小徑緣崖僅通一人全羅道都巡問使李乙珣募敢死百人乘高下石以火箭焚其柵賊窘墜崖死者甚

衆餘賊走海竊小船而遁前少尹羅公彥以
快船追及盡殺之擒十三人○五月倭寇伊
山戍揚廣道都巡問使吳彥戰却之擒斬九
級○雞林元帥尹虎斬倭十一級○安東兵
馬使鄭南晉擊倭斬十六級倭又寇寧海府
○六月倭寇庇仁縣又焚水州○倭船五十
艘寇金海府圍山城元帥南秩擊却之秩又
戰於寧海蔚州梁州彥陽等處凡五合斬八
級○以前密直使池湧奇為揚廣全羅慶尚
助戰元帥○倭寇蔚珍縣擁玄龍與戰敗之

斬二十級獲馬七十四○禍乘醉馳馬于龍
首山墮馬輿還崔瑩泣諫曰忠惠王好色然
必以夜不使人見忠肅王好遊然必以時不
使民怨今殿下遊戲無度以致墜馬傷體臣
等備位宰相不能匡救何面目見人禍曰自
今改之○秋七月倭寇金海府○禍集羣妓
宮中為長夜之樂自是殆無虛日○倭寇回
城縣南秩與戰斬八級○九月倭寇瑞州○
冬十月禍夜率宦官踰官墻而出直宿諸臣
不知所之大驚俄而乃還○倭寇臨河縣○

戊子

倭寇潘南縣元帥池湧奇李乙并與戰却之
獲一艘焚之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十
一月遣密直使李海如京師獻馬九百三十
三匹至遼東不納乃還○倭寇保寧縣又寇
密城縣○禍夜遊閭里路遇徼巡官追逐射
之自是日與倡妓官豎遊戲無度連宵不寐
好晝寢日暮乃興

辛禍八年○大春正月殺前判事金克恭流
明洪武十五年
典校副令鄭矩判事張子忠于遠地初有投
匿名書于李仁任婿姜筮家云王之即位不

辛禍

無嫌疑且甚無道曹敏修林堅味廉興邦都
吉敷文達漢等謀去李仁任崔瑩立定昌君
瑤為王克恭聞以語入其人以告堅味堅味
意克恭所為執而鞠之克恭不勝捶楚誣服
獄官令克恭寫字與匿名書筆跡異仁任頗
疑之然堅味必欲罪克恭獄官不敢辨明瑩
曰克恭造虛事驚惑國家謀害大臣罪不容
誅子忠聞而私告定昌君矩為克恭婿亦知
而不告克恭則宜戮及妻孥矩子忠可杖流
使宦者金實白禍曰今欲族克恭願上勿禁

定昌君亦不宜在朝請並流之於是輟克恭以徇諸道籍家沒妻孥流矩等○遼東胡拔都率兵一千潛渡鴨江突至義州圍上萬戶張侶家侶與子思吉思冲力拒之侶被槍二子俱中矢胡拔都奪侶財產及馬十五匹以去副萬戶崔元祉追擊斬二十餘級侶能射御賂權貴得拜萬戶性貪而無知人心不附遂為敵所輕○二月以門下評理韓邦彥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兼安州道上元帥前知門下事商議金用輝為都安撫使兼副元帥以

辛巳

備定遼衛兵○判書雲觀事張補之等上言以變恠屢見請遷都避災禍下其書都堂李仁任執不可遂寢○封盧氏為毅妃父英壽為大護軍盧氏本謹妃宮人釋婢也禍甚寵愛之○倭寇林州都巡問使吳彥擊之不克○癸亥雨穀有似黑黍小豆蕎麥者禍以問日官對曰饑饉荐至人將相食之兆○置盤纏色令大小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差以備朝廷歲貢○甲戌日有黑子大如鷄卵凡三日○海陽萬戶金同不花遣其子夫

耶介為質○閏月倭寇林州扶餘石城○禍
畋于南郊又獵于東郊禍常曰吾聞史官記
吾過失若見則必殺之由是史官不敢近○
金同不花以所管人民來投處之充魯兀之
地○三月倭寇平海三陟蔚珣羽溪等縣○
曲城府院君廉悌臣卒悌臣既老國有大疑
必與議盡言無隱位冢宰凡二十九年及疾
禍遣中官賜宮醞藥餌悌臣具衣冠受之謂
曰公善為老臣言上之所以念及老臣者徒
以臣嘗左右先君也臣今殆矣願上日慎一

年編

日惟水終是圖卒年七十九謚忠敬○倭寇
寧越禮安榮州順興甫州安東○夏四月憲
府劾啓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下
都堂議之李仁任與秩善止令安置宜寧縣
○楊水尺羣聚詐為倭賊侵寧越郡焚公廨
民戶遣判密直林成味等追捕之獲男女五
十餘人馬二百餘匹○遣門下贊成事金庾
門下評理洪尚載知密直金寶生同知密直
鄭夢周密直副使李海禮儀判書裴行儉如
京師進歲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布一萬匹

馬一千匹度等至遼東不納乃還○江陵道上元帥趙仁璧副元帥權玄龍與倭戰斬首三十級○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水尺三十餘人馬百匹諸道按廉守令各獻所獲水尺及馬匹下巡軍鞠之斬其首謀者沒入妻孥馬匹餘皆釋之分置水尺于諸州比平民差役有不從令者斬之○流前評理梁伯益于遠州初忠惠王子釋器姬民家女生一子其子潛寓伯益田莊事覺流伯益髡其子送雞籠山陰使吏殺諸道○倭踰竹嶺寇丹

辛禡

陽郡元帥邊安烈韓邦彥等擊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五月慶尚道陝州有一私奴自稱劔大將軍其徒一人稱拔軍將軍一人稱散軍將軍聚徒衆羣行標掠將殺其主及守令以作亂按廉使安景恭捕斬之○誅妖民伊金伊金固城民自稱彌勒佛惑衆曰我能致釋迦佛凡禱祀神祇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必死若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無光矣又曰吾為作用則草叢青花或木結穀實或一種再刈愚民信之爭施

米帛金銀牛馬死則棄之不食有貨財者悉以與人伊金又曰吾勅山川之神悉送日本倭賊可易擒也於是巫覡尤加敬信城隍祠廟撤去其神設伊金如佛以祈福利無賴之徒從而和之自稱弟子轉相誣誑所至州郡守令或有出迎館之上舍者清州牧使權和誘致之縛其渠首五人囚之於是都堂移牒諸道皆捕斬之前判事楊元格素信奉其說及是逃匿窮搜獲之杖流道死○邊安烈韓邦彥等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獲馬六十

辛酉

匹○六月禍如尚乘閱馬又如盧英壽家自是尚乘及英壽李仁任家無日不往其他所往不可勝紀○諫官鄭釐朴宜中等上疏曰比年以來倭賊日熾州郡凋弊加之水旱饑饉荐臻草賊竊發私相屠戮上國不許通好窺伺釁隙况天灾人妖地恠與夫鳥獸象魚之異疊見譴告一國人民罔不憂懼誠宜兢兢業業無敢逸豫其可為不急之務縱耳目之娛恣心志之欲而盤樂怠傲我願徹酒色歌舞之樂絕鷹犬遊畋之戲無侮聖言無逆

忠直無遠者德無比頑童崇素儉戒逸豫遠
讒聽諫任賢去邪常以敬天勤民為務則盈
成之業可永保矣憲府亦諫皆不報○倭寇
慶山大丘花園雞林等處又寇通溝縣○遣
典法判書趙浚為慶尚道體覆使時倭寇甚
熾州郡騷然民皆奔竄山谷兩國無紀綱將
帥環視不戰賊勢日盛浚至彌令嚴明諸將
股栗連戰告捷一道之民賴以稍安先是守
城人曹希參扶其母欲避倭於京山府城行
至洛東江無船不得渡賊追及之其母曰吾

老且病死無悔矣汝其乘馬以免希參曰母
在予何往遂與母伏於田間賊欲刃其母希
參以身蔽之為賊所害母得以免京山府人
裴仲善之女為倭所逐負其兒至所耶江江
水方漲裴度不能脫投入水中賊至岸持滿
注矢曰爾來可免死女曰烈女不更二夫之
死不為汝所辱賊射之中其兒賊引滿又語
如前竟不出遇害靈山人郎將辛斯歲之女
年十六為賊所逐隨父至江乘船將渡賊猝
至殺舟中人殆盡其父亦被害有一賊執其

女下船女曰汝殺吾父不共戴天之讎也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蹴而倒之賊怒遂殺之
浚上其事曰三人節孝如是可旌其門以勸
來者遂立石記其事○以李仁任領門下府
事崔鑿領三司事洪永通為門下侍中李子
松守門下侍中○秋七月以我
太祖為東北面都指揮使時胡拔都虜掠東
北面人民而去以

太祖世管其道軍務威信素著遣以慰撫○
政堂文學鄭公權率性恭儉謹厚居官以正

辛禡

時家廟制廢公權以祭器藏於別室嘗祭之
日必手自滌之奠物務極蠲潔疾權姦用事
常懷憤惋遂患背疽而卒○

帝平定雲南爰遣梁王家屬安置濟州禍遣
密直司使抑藩如京師表賀○八月遷都漢
陽諫官上疏止之不允命侍中李子松留守
李琳李仁任林堅味庶興邦等從行各遣僚
從所在成羣奪民田廬無有紀極○冬十月
倭寇南原郡又倭船五十艘入鎮浦海道元
帥鄭地擊走之追至羣山島獲四艘○禍彼

酒馳騁閭里墜馬傷面○十一月大司憲盧
嵩等上疏曰近日殿下出遊而入直內府李
德時不以告百官有司內乘金天壽等進不
調之馬以致顛蹶請鞠其罪洪永通李于松
等亦上言殿下醉輒馳馬臣等心常危懼今
果顛躓致傷尊體乞自今端居九重戒遊政
慎酒色毋或輕動禍不悅○遣同知密直司
事鄭夢周版圖判書趙胖如京師賀正上表
陳情請謚及承襲○以曹敏修守侍中李穡
判三司事穡稱疾不視事○十二月命曹敏

辛禍

修守松京○禍畋于郊至暮不返羣臣失禍
所之夜深乃還

東國通鑑卷之五十一



世記

A page from an old book featuring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The grid consists of 10 columns and is enclosed in a double-line border. A small white mark is visible at the top center of the grid. The page is otherwise blank.

入
身
金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